

## 昆曲，白雪与巴人并存——读《我为什么不喜欢》有感

曾珣

编者按，作者为湖北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05 级学生

前不久，戏剧网登载了邓倩的《我为什么不喜欢〈烂柯山〉》，该文醒目标题，抒己之见，赢得不少点击率，跻身“热门文章”之列。我顾曲不多，与那位文章作者素未谋面，经历却颇相似。都因为惊艳于青春版《牡丹亭》而开启了对昆曲的关注与热爱，都为那至情、至美的情节舞美所倾倒，为那清丽悠远的水磨腔所陶醉。我十分同意文章作者将《牡丹亭》奉为昆曲典范的观点，《牡丹亭》的确将昆曲最高雅、最华美的一面呈现在了观众面前。但就这一部戏就将昆曲限定在某个固定的风格框框里，甚至认为“昆曲就是《牡丹亭》，《牡丹亭》才是昆曲”未免以偏盖全了。殊不知，作为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昆曲从兴起到如今悠悠六百年，她的气量，她的胸襟，绝不是哪一部戏可以完全承载的。

我也有幸看了陶红珍和屈斌斌老师表演的《烂柯山》。而我看后的感受与那篇文章的作者的“无法接受”恰相反，我的感受是首先是惊，然后是叹。这里后文再提。先就那位作者“为什么不喜欢《烂柯山》”来谈谈我的看法。

说不喜欢《烂柯山》的第一大原因是它老套的世俗劝诫式的主题情节，令人生厌的教诲寓意。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看到则更多的是辛辣的讽刺寓意。朱买臣考了半辈子的功名，考到家中无下炊之米了，竟还叫妻子去向人借米。他堂堂三尺男儿，却不能让妻子饱食一餐，岂不羞愧么？为什么不能先谋些其他差事糊口呢，只知死读书求功名，穷死也不知变通，岂不刻板？拿现在的眼光看崔氏二嫁也是情有可原了。《烂柯山》的主题也可看做是借讽刺朱买臣这样一个穷酸懦弱的儒生来揭露当时社会科举、礼教戕害人的事实。体现了更深一层的意蕴。

文章又说：由《马前泼水》一折崔氏疯疯癫癫的冲撞使《烂柯山》更像一出喜剧和滑稽剧。这种说法我更是不能赞同。一方面，从情节上看，疯癫正是由于此时崔氏心里强烈的矛盾碰撞所产生的。一来她后悔自己没有慧眼识珠，落得今日下场；二来她为自己来重修旧好也着实自感羞愧难当，故而神志不清。可以说这段疯是情节发展之必然，并且无论是在剧情上还是舞台表演上来说这段疯都是亮点之一。将这段表演得既夸张又逼真是对演员表演能力的考验，那些声调夸张的念白、大幅度的身段动作，丝毫不逊色于《牡丹亭》千回百转的抒情唱腔。而是另有一番滋味。另一方面，我们一说到喜剧，就认为是不严肃、不崇高的，与悲剧比不值一提，这显然是种误解。喜剧其悖谬在逗笑的同时，所蕴含的意味是丰富的。正如李渔所言：“于嘻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

再者，这里说到情节、主题，就不得不谈到中国戏曲的欣赏传统问题了。中国戏迷看戏往往看的是角儿，是某一段或婉转或激昂的唱功，某一套或干练或繁复的做功，某一场或难度高超或别开生面的打斗，很少说是为了某一感人至深、寓意深刻的故事情节叫好的。这是由戏曲发展历史中的诸多原因造成的。这也是后来会出现经典折子戏的前提。那么对传统的剧目，我们就少一些苛求吧。

作者不喜欢《烂柯山》的第二大原因是唱词唱腔方面，认为相比《牡丹亭》的悠扬婉转、词功曲美，《烂柯山》的通俗化、口语化与昆曲的高雅优美相差甚远。这里不禁要说难道要让一介村妇也小姐般穿插好了，手拿折扇，口中唱：“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吗？它的通俗正是符合戏曲中的那个特定情境的啊。它在这里表现的就是一种俗。

这里就又要谈到雅与俗的问题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多少艺术形式正是没有经受住这个“雅与俗”的考验，而在盛极一时之后消失殆尽。我们现在只能在古籍文献中捕捉她们的情影，却再也没有当初时的显赫与繁荣了。就拿文学史中出现过的文学形式来看，如果发展到“雅”得只能供极少部分人把玩，过分注重辞藻与格律而脱离现实时，也就离消亡不远了。宫体诗、上官体、台阁体不都是这样的命运吗？作为一门历史悠久的艺术形式，昆曲是有《牡丹亭》有《长生殿》，但也有《玉簪记》有《孽海记》；有才子佳人，也

有地痞流氓；有至情至性，也有家长里短。七十年代当昆曲艺术危在旦夕之际，不正是被一部所谓的“下里巴人”的《十五贯》救活的吗。雅有雅的韵致，俗亦有俗的风味。错彩镂金固而绚烂，出水芙蓉亦不失质朴。以昆曲的肚量胸襟，是早已将二者兼容并包的，在传承与发展中我们更要坚守住这一传统。

举出前面的种种理由，不外乎是想说明《烂柯山》也有它作为昆曲名剧的可爱之处。特别是当我第一次看到《痴梦》一折的表演时，开始是惊，进而便是叹了。

让我惊的是《痴梦》一折的表现手法不正和现代派的某些描写梦境和潜意识的手法有些相似么。舞台上这边是崔氏渐渐进入梦乡，这边随即上演她的梦境，所梦之事都是她潜意识中的所盼所想。一开始没看明白，继而恍然大悟，不禁要感叹这种“先进”的手法早在我国古老而传统的戏曲中就出现了。而且衔接自然、恰到好处。尤其是初入梦境时，梦中的管家敲打崔氏家门时，那一声声低沉、悠长的“开门……”，同时这边似梦似醒的崔氏的一段【渔灯儿】中接连的四个“为什么……”，把梦境的恍惚与迷离、虚幻与真实表现得天衣无缝。随即梦由浅入深——熟睡中的崔氏加入这边梦境的表演，梦进而进入高潮，崔氏凤冠霞帔做了诰密夫人。这时突然梦醒，唯觉时之孤灯，失向来之烟霞，前后对比之下，顿时强烈的无奈与悲戚弥漫了整个舞台。堪称史上最经典的梦境。我相信这样的表演拿到任何世界舞台上都不会给中国戏曲丢脸。

《牡丹亭》的婉丽唱腔让我陶醉，《烂柯山》的高妙形式亦使我惊喜。白雪有白雪之美，巴人亦有巴人之趣，而昆曲的吞吐容纳又岂止白雪与巴人。